

● 共和国将军
传奇故事

● 共和国将军
传奇故事

1

张义生 国荣洲 主编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ZHISHE KONGCHENGJI

智设空城计



序

王首道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志，出自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老将军们崇敬的心情，出自对广大青少年读者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的责任感，最近出版百万字的一部巨书《百将传奇》。这是一项颇具规模、意义深远的工作。

人民解放军自 1964 年之前晋授将军军衔的老同志，如今健在的已不多了。他们中不少人曾与我长期共事。他们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为了新中国的诞生，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，曾历尽千难万险，经受过种种磨难，闯过无数次惊涛骇浪，有的人至今身上还留着敌人的子弹、留下斑驳的伤痕。他们当年都是不怕死的中华优秀

青年，南征北战，血染疆场，千百次与敌人拼杀。他们不屈的战斗精神，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品格，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。因此，宣传与弘扬老将军们当年的献身精神，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。

这本书还有个特点，它注意到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和要求。每篇文章不但介绍了老将军们精彩的战斗故事，同时附有将军的简介、照片，以及将军亲笔写下的鼓励青少年的诗句。若干年后这些将军们的墨宝将会显得更加珍贵。

人民解放军授衔的老将军有千余人，出版社当然不可能把每个将军的经历都编入一部书里。现在虽然是百将，也足能使读者从中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。

出版社要我为此书写序，我只有一个心情要表达，那就是感谢出版社和两位主编，为此付出很大的辛劳，在短时间里完成这样一部巨著，为广大读者送上这样一部好书。祝愿它成为连接昨天和今天、通向明天的一座桥梁。

1992年4月24日于北京*

* 此为王首道同志为我社《百将传奇》一书所作的序。《百将传奇》一书现改为普及本——“共和国将军传奇故事”丛书。

目 录

序 王首道(1)

驰骋在中原战场

——记王树声将军 李树林 白金泉(1)

咬定青山不放松

——记许光达将军 水 工(25)

上党战役出奇制胜

——记陈赓将军 戴其萼(41)

智设空城计

——记张云逸将军 崔建环(49)

大难不死 矢志不渝

——记罗瑞卿将军 张明哲(55)

“青山大学”出奇兵

——记徐海东将军 张 麟(66)

在苏联的日子里

——记萧劲光将军 张 炜 卜 海(87)

一生忠勇万古传

——记黄克诚将军…………… 李振鐸(102)

名将千古颂

——记粟裕将军 …………… 吴 奈 肖 平(114)

在血与火的年代里

——记谭政将军 …………… 乔希章 南 草(121)

驰骋在中原战场

——记王树声将军

李树林 白金泉

我俩都是年近花甲的人了，每当回忆往昔，一股豪情油然而涌上心头。我们的青春年华，曾经奉献给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。其中，有四个寒暑，是作为警卫员跟随王树声将军，在艰苦奋战中度过的。

怎能忘，那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！

怎能忘，老首长可亲可敬的形象！

初识王树声

说起我俩与首长的结识，还各有一段趣事哩。

先说李树林——

1944年中秋，我正在延安西北联防军司令部警卫班当战士。一天，徐老总（即徐向前副司令员）突然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，笑眯眯地说：

“小机灵（对我的昵称），你不是光想上前方打仗么？好机会到了，跟王司令员当警卫去吧！”

这使我又惊异、又矛盾。那时，我将满20岁，血气方刚，在

后方当警卫员总觉得不过瘾，一心想上前方冲锋杀敌；可真要离开跟了一年多的徐老总，又有些恋恋不舍。我迟疑了半天，喃喃地问：“哪个王司令员？”

“我的老战友王树声！喔，对了，他叫树声，你叫树林，真像亲兄弟呢。你们一定会合得来的！”徐老总说着呵呵乐了。

“我舍，舍不……”我仍讷讷着。徐老总爱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，没容我说完，就接过话音：“我以后也要跟你们去呢！”

我这才点了点头。

原来，那时王树声新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，正忙着筹组部队，准备开赴豫西抗日战场。在去报到的途中，我心里又打起了“小鼓”：这位司令员，还没领教过，听人风言风语，说他脾气挺暴；我呢，也是火暴性子，一个笼里能关两只骄公鸡么……

就在这疑疑惑惑的心绪中，我找到了中央党校内新首长办公的那间窑洞。我重重地喊了声“报告”，回答我的却是轻轻一声“请进”。首长正伏案摇笔，身披一件延安特产的褐色粗呢中山装。看见我，他满面笑容地站了起来。当看完介绍信，他马上紧握住我的双手，问我吃饭没有？多大年纪？哪年参军？……声声亲切，句句热乎，真像兄长对小弟弟那样！我心头的疑虑顿时消了大半。谈完话，我到了警卫班，和大伙聊天，摸首长的脾气，只听一个战友说：“告诉你吧小李，咱们的首长好伺候着哩。前几年在太行山，首长和战士们一样，整天吃柿子面，他也高兴着哩。”这样，我的疑虑也就全部消失了。

自然，那时延安已不再光吃柿子面；相反，经过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大生产运动，生活相当不错了。年老或体弱的各级干部，还有些特殊照顾。我们的首长就有牛奶供应，但他喝得很少，常常分给警卫员们。最初，我有点不敢，也不好意思

喝，可架不住首长的恳切相让，我也就慢慢领受了。这哪儿是普普通通的牛奶？分明是首长对战士的一片关怀啊！

再说白金泉——

跟从首长也是1944年，不过，那是在由延安开往豫西的征途上。这年底，我们太行军区老二团的一个连队护送一批干部由延安转回，正停在吕梁山间的一个村镇歇息。有一天，我和一个战友练摔跤，同时倒地了。这当儿，忽然有谁把我俩拉了起来。我抬头一瞧，是个陌生人，像个首长。他开口就问我叫什么名字？多大年纪？这都好答；可紧接着再问跟他南下好不好时，我就愣住了。那位首长却笑着一转脸，对他身边的我团团长王新亭同志说：

“喂，老伙计！要你这个小老虎给不给？”

“给！”团长很干脆地回答。我一听，心里很不是味，赶忙道：

“我是连队的人，还没通过连队呢！”

我嘴上这么讲，实际是心里恋着自己的老二团。要知道，我们老二团是英雄的红军团，当年经过长征，现今又威震太行。路过敌占区时你看那个威武，只要放风一声“老二团来了”，敌人都乖乖地不敢动一下。我从小鬼参军起就在这个团，已经6年了，怎能轻易舍得离开呢？老团长晓得我的心思，和颜悦色地解释说：

“他们也是野战部队。点你的这位首长，也是我们的老首长王树声司令员啊！他正带着部队南下到抗日前线，那里有大仗好打呢。”

我一边听着，一边细打量这位点名要我的首长：外表高大魁梧，言行却和蔼可亲。同时又想到自己在山西已待了多年，

也该到外省转转，于是就答应了，当上了警卫员。

说实在的，初跟上首长时，总觉得他有点“威严”，情感上与他有距离。但不久，这种隔阂就消失了。那是在渡黄河的前夕，一天，我们行军来到晋东南的阳城县境内，首长对我说：

“小白，你不是这里东风岭的人吗？赶快回家看看吧！”

我听了，鼻子一酸，心里不由地说：首长呀，你不分昼夜为抗日大事操劳，居然还牵挂着我这个小小战士的家事！对不起你呀，好首长……但脱口而出的却只有激动的声调和两句平常的话：

“谢谢首长关心，不回去了，怕掉了队。”

首长勒马停步，摘下望远镜，递给我：

“也好，那就远远看看家乡吧。过了黄河，可就看不到喽。”

我端起望远镜，细细眺望故乡那熟悉的田野、河流、村落，以及星星点点活动的乡亲们，内心翻腾着阵阵难以描述的感情。看着、看着，眼前突然发现十多公里外的东坡头方向，有日本鬼子的膏药旗在晃动，就急忙报告首长：

“啊，有敌人！”

首长接过望远镜观察了几眼，不慌不忙地说：

“嗯，鬼子急了，怕赶不上欢送我们过黄河哩！”

“首长，狠揍这些鬼子一顿吧，他们把老百姓害苦了！”我和一些战友不约而同地请战。

“不行呢，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。”首长严肃地说着，马鞭一挥：“前进！”

“飞兵”渡黄河

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地飘着。

我们大队人马一路急行军来到中条山脚。路途上曾收到电报，说黄河封冻，要我们乘机快渡。所以，在山麓顾不上“打尖”，首长就传令：翻山。

抬头望，这中条山小道弯弯，高耸云端，煞是险峻。难怪早闻人言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在这里打过一仗，把蒋军打了大败。我们大约下午四五点登的山，上到山顶已是初夜了。雪色中，只见山顶是一块大平场，周围是农家住户。心想，这下总该歇歇脚了。可首长问了问前后情况，就一挥手说：“下山！”

常言道：上山容易下山难。更何况再加上这冰天雪地，就难上加难喽。特别是那厚厚的雪，被千军万马一踩，别说骑马，就是拄上拐棍，也走不平稳。开头，我们几个警卫还前面扶、后边拉，护着首长，慢慢往前挪；可挪着、挪着，就“泥菩萨过河”——自身难保，摔了个七倒八歪。首长摇着头笑道：

“算啦，算啦，咱们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吧！”

他自个儿拄了棍子，溜溜滑滑地往前走。我们几个还是前前后后护着，互相提醒：“小心，小心！”常常话没落音，就你跌我倒，保持不住平衡了。

“嘿，娘的，又一个！”

首长的话逗得大伙合不拢嘴。战士们看着首长这么乐观，人人精神抖擞，跌倒爬起，爬起再走，在天亮前，全军下了中条山，到达了黄河岸边。

黄河自古称天险，一点不假。远在二三公里外的中条山半

山腰，就听得到它惊天动地的吼声；如今来到它身边，但见那如同野兽般的冰块，漂流而下，伴着一片咆哮，根本没有如电报说的“封冻”。首长们急步沙滩，观察研究，决定先组织试渡。

侦察分队的三十多名勇士，肩负重任，在首长们的亲自送行下，斗志昂扬地开船了。不料，刚刚离岸，一块小山般的浮冰，劈头盖脑而来，渡船躲闪不及，眼看船被撞了个粉碎。一些勇士壮烈地献身了！

船渡，不灵了。首长们心急如焚，齐聚滩头，筹谋良策，顾不上喝一口水。可以说，这是我们由延安出师以来最危急的时刻。翻越中条山时就得到情报，大批敌军，兵分两路，夹击我军而来。现时，前有黄河阻挡，后有追兵威迫，如何是好？

“眼下当务之急，是找一些有经验的老船工，向他们讨教。终归天无绝人之路。”首长急中生智地提议。大家一致称是，随即派出大批侦察员，四处寻访老船工。

我俩掏不出什么好主意，只有干发愁，迈着沉重的步子，围着首长在沙滩上踱来踱去。首长猛转身，半嗔半急地说：

“哎呀，你们光守着我干啥？还不快去找老乡想办法！”

白金泉先去了，跑不多远，就眺望到上游有一个侦察员正快步走来，身后跟一个背东西的老汉。一靠近，侦察员就兴冲冲地喊：

“报告首长，有办法了！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首长问。

“由对岸过来一位老人。我请来了。”

首长紧握老人的双手，高兴地问他是怎么过河的。老人把背在身上的木炭一放，说：

“我踩冰过来卖这个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黄河封冻了？”首长声调颤抖，我们是第一次听到。“请您带我们过河好吗？”

“中！”老人点点头说，“不过，得等我卖了这炭。”

“好，这炭我包了！”首长笑道，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。“多少钱？”

老人伸出了一个二拇指。

“噢，1块？”首长回头对管理员说，“给5块！”

管理员马上掏出5块边币。首长一摇手，说：“不，给5块大洋！”

蓦地，老人惊呆了：要1块，给5块，还是响当当的大银洋！他活了大半辈子，还从来没遇到这样的“兵”。他经历过的是“国军”的腐败，日本鬼子的烧杀，皇协军的抢掠！他眼一亮，恍然大悟了：这一定是传说中的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。老人望着首长，激动地说：

“哦，哦，早听说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，可把你们盼到了！走，我给你们带路！”

传令编队过河的军号声，响彻云霄。首长们站在岸边凛冽的寒风中，亲自指挥。战斗部队首先跑步通过；接着是辎重和后勤。为了防滑，首长还要每人带一帽子沙，边走边撒。直到最后一个分队离岸，首长才随同下河；并布置掩护部队，破坏冰障。

没隔多久，敌人追到河边，我们早已安抵南岸。气得鬼子只有望“河”兴叹，乱放了一阵枪炮。

我军一过黄河，沿途群众就奔走相告，说什么：“自古黄河冰封过两次：一次是汉代的刘秀过河，走的就是这条冰道，过罢，冰就开了；再一次，就是咱八路军。真是天随人心，河南人

民有救了！”

豫西破“土围”

我军进入河南，马不停蹄，一鼓作气，插进了浍池县境。时令已近农历年关，部队即暂驻休息，司令部驻扎在县城。

当时，豫西社会情况异常复杂，最显眼的—个特色，就是农村“土围子”星罗棋布。这些“土围子”，近似《水浒》上的“祝家庄”，在大小头目统领下，一个个乡、村、镇，都用泥土砖石围了起来，明碉暗堡林立；有的打着抗日招牌，有的扯着反共旗号，还有的标榜国共日都反……总之，旗色五花八门，政治背景混乱，但有一“共同”的手法：都不让我军进他们的“围子”，更不许我军接近老百姓。

然而，首长了如指掌，这些“土围子”绝大多数都是为保家活命而设立的。他们之所以不要外界挨近，主要原因是河南人民这些年来，确实被水、旱、蝗、汤（恩伯）这“三灾—害”和日伪的烧杀抢掠害苦了；同时，受到反动宣传影响，不明白共产党、八路军抗日救国的真相。所以，进入豫西，首长就谆谆教育干部和战士们，要体贴人民，爱护人民，并约法三章：不进围子，不走小路，不踏青苗。

大年初—，首长通过地下党组织，邀请—些各界代表人物来司令部，举行团拜，请大家吃红薯面饺子。席间，首长跟大伙话家常，说道：

“过年，是咱们中国人民的大节。按北方风俗，是应该包白面饺子的；可现今，吃红薯面饺子都难！乡亲父老们想想，这究竟是什么因由呢？”

大伙你看看我，我瞅瞅你，议论起来：

“还不是因为日本鬼子的侵略？”

“再加汤恩伯这一害哟！”

.....

“对，完全对。众人是圣人哪！”首长频频点头说，“我们共产党、八路军，千里迢迢，跋山涉水，由延安开到这里，正是为了跟河南人民一起抗日救国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今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、帮助我们。有什么意见和要求，欢迎父老兄弟们提！”

团拜是这样简朴，又这样热烈。毛主席派来的延安老八路的好名声，从此不翼而飞。

在渑池过罢年，部队即南下，向洛、伊河之间一带进军。最先，司令部驻扎在一个小镇附近。这小镇没有“土围子”，街道很大，店家一个挨着一个，赶集的熙熙攘攘。一驻定，首长就脱下军装，换件长棉袍，迈步上街了；我们几个警卫员也换了便衣，跟在前后。我们了解到，在这闹哄哄的人群中，国民党、保安团、日伪军的探子，混了不少，真为首长的安全捏一把冷汗。可首长却像个地道的赶集老乡，一会儿蹲在小摊前瞧瞧货色，问问价钱；一会儿又挤进人丛间，听乡亲们说长道短；末了，进了剃头铺，边理发边跟师傅说闲话……

这，就是我们首长喜爱的“私访”。通过这种目睹耳闻，他掌握了当地许多风俗民情。

首长是十分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的。有次行军道上，突然风起雨落，正巧路过几户农家，白金泉就急忙跑到一家，轻轻叩门：

“老乡，有人么？”

“俺家没有人！”里边回答。

“外头下雨了，请开开门，让我们避避吧！”

“俺家没有人！”

“怪事！”白金泉摆着头嘟嘟囔囔，“你不是人吗？”

“小白，快回来！”首长喊。等小白靠拢来，他眉头一皱，说：“我不是对你们讲过么，老百姓的家不要我们进，我们就不进。这里有个风俗，男人不在家，就是没有人，我们更不能进。往后到了什么地方，记住先搞点调查研究，入乡随俗嘛！”

说罢，他通知部队，以后凡是“家里没人”的户，一律不准“号房”。

民房不便多住，就只有露宿野外。有一回，首长的马夫韩双苟放马时，一没留神，马啃了两棵玉米苗，偏巧让首长看见了，当场叫小韩唱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小韩面红耳赤地唱完，首长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：

“小韩，这歌不光要会唱，更重要的是要照着做才行。这苗，是我的马啃的，我也有责任。来，咱俩一起补上。”

小韩拿来锹，首长亲自从苗稠的地方移了两棵补上，培好土、浇了水才离去。

别以为这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当地老百姓却一一看在眼里，并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四处颂扬。绝大多数“土围子”的群众，逐渐认清了共产党、八路军确系救国为民的好队伍，于是消除了心中的疑惑和戒备，把八路军视为“自家人”，纷纷打开寨门，欢迎我军往来和进驻；我军也就如柳树一样，在豫西群众的土壤中扎下根来。

至于对少数“脚踏两只船”和极端反动的“土围子”，我军或以谈判、说服争取，或以政治攻势瓦解，或以针锋相对解决，就不在话下了。

嵩山伏日伪

五岳之一的中岳嵩山，雄踞中原大地，一向为军事要冲。占据了它，既可威胁郑州、洛阳两大重镇，又可控制平汉、陇海两大铁路。因此，我们进入豫西不久，首长即率部且战且进，挺入嵩山，与先期在那抗战的皮定均、徐子荣的部队会师，组成了以王树声为首的河南军区，下辖三个军分区，分别由皮定均、张才千、刘昌毅诸旅长任司令员。这就是党中央派遣我们南下的主要战略意图：以嵩山为依托，开辟和扩大中原抗日根据地。

我们的到来，如同一把利剑刺进了敌人的心窝。敌人疼痛难耐，调兵遣将，趁我立足未稳，包抄而来。他们打的如意算盘是：诱迫我在嵩山决战，不能把我打垮，也要把我挤走。

然而，我们怎么会轻易上它的当呢？

在首长周密部署下，一场如同“捉迷藏”的战斗打响了

我军先是分兵数路，在嵩山山区和敌人周旋，把敌人主力吸引在山里；接着，出其不意，奇兵直袭登封。

登封，位于嵩山西南，地处平原，系日伪大本营之一。当时，敌集结精锐于嵩山，正做着“歼灭共军”的美梦，死也没想到，我会乘虚而入，直逼它的老巢。

最精彩的是压轴的那幕：当敌人如梦初醒，火速由嵩山回师救援时，我在登封县城下摆出了“大打”的架势。敌人不禁暗暗得意，在城外布下“口袋阵”，妄想内外夹击，把我吃掉。哪知，夜幕一浓，我军却神不知、鬼不觉地由城下转移，跳出了敌

人的“口袋”，迅速分散，拉起了一个大网，反把敌人罩了起来。

深夜，城内、外之敌，双双发起攻击。这边机枪“哒哒”，那边小炮“咚咚”，都以为打的是八路军，愈打愈凶，好不热闹。一直打了半宿，双方死伤累累。及至打得精疲力竭，发现“上当”时，我军在首长的亲自率领下，紧收大网，猛冲过来，杀得日伪人仰马翻，溃不成军。

登封解放了！

只听串串俘虏悄声感叹：“八路军用兵真神哪。眼看着把他们包围了，咋一下反教人家包了咱们的饺子？！”

在战登封的同时，我军还分兵在嵩山周围的临汝、伊川等地，广泛开展攻势，拔除了敌人许多据点，占领了一些军事要隘。在我铁拳的打击下，土顽势力分崩离析，日伪军龟缩一团。豫西大片地区，重见光明。

“斗法”伏牛山

这已经是进入抗战尾声了。

日伪军像斗败的公鸡，蜷曲樊笼中，朝不保夕。我们却更加活跃，由首长亲率一支人马，从登封出发，日夜兼程，向西南方疾进。

正是大伏天，赤日炎炎。俗话说：“千里不捎书”；我们却背着武器行军，那个滋味就可想而知了。

首长的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呢？

他始终守口如瓶。我们也不敢细问，只是跟在首长的马后走着、走着。

约摸走了四五天后，来到了一座高山下，这就是赫赫有名